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梁誠的出使美國

羅香林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梁誠的出使美國

元一自署





清末駐美公使梁誠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攝於華盛頓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梁誠的出使美國

目次

第一章	清末駐美公使梁誠在中美關係與教育發展上的貢獻	一
一、	前言	
二、	梁誠的略歷	
三、	梁誠的向美交涉退回庚子賠款的超額部分	
四、	以退回超額部分的庚款辦理清華學校的關係	
五、	梁誠在中美邦交與教育發展上的關係	
第二章	梁誠的向美交涉收回興築粵漢鐵路各權益與由保路會所促成的武漢起義及民國創立	三
一、	美國合興公司的獲得興築粵漢鐵路的權益	
二、	梁誠向美交涉贖回粵漢鐵路的經過及其回國後出任粵漢鐵路粵公司的總理	

三、清廷接納盛宣懷的鐵路國有政策與四川的保路運動

四、駐武漢新軍中的革命分子及其提早起義與促成中華民國的產生

第三章 以庚款遣送學生留學美國及發展清華大學的成效……………五七

一、梁誠交涉退回庚款在中國學術上的促進功能

二、留美學務處與清華學校早期所遣送學生研究科學的風氣

三、近代中國科學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由來及其建設性本旨

四、建設性本旨的新文化運動中清華大學的爲本國求學術的獨立創進

五、從破壞方面立論以冒充新文化運動者的貽害

第四章 由美國退款所促成的別國退款與有關的學術文化事業……………九三

一、梁誠以後美國的退回庚款餘額及其在科學與文化方面的用途

二、法國退回庚款的金佛郎案及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用途

三、比國退回庚款的經過及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用途

四、英國退回庚款的經過及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用途

五、德奧意日庚款問題的解決和蘇聯與荷蘭的退款關係

第五章 梁誠的晚年與其家屬及所遺文件……………一二三

一、梁誠的出使德國及晚年在香港的去世

二、梁誠的家屬與香港的關係

三、梁誠所遺的外交文件

第六章 結論——梁誠出使美國的關係與影響……………一四九

一、梁誠的外交成就對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影響

二、梁誠的外交成就對中華民國創立的影響

三、梁誠的外交成就對清華大學發展的影響

附錄（一）著者對清華的回憶……………一六三

1、回憶梅月涵校長

2、回憶陳寅恪師

附錄(二) 梁誠使美所遺文書……………一八八

1、使美奏稿

甲、起光緒二十九年三月至光緒三十年六月

乙、起光緒三十一年正月至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中有缺)

2、使美致外務部信稿(略)

3、使美贖回粵漢鐵路各權益函電公牘(略)

4、使美往來電報……………二三八

甲、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

乙、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

丙、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

丁、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

戊、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

5、使美英文函件與講稿(略)

圖片……

三五七—三八二

- 1 清末駐美公使梁誠（一九〇五年攝於美京華盛頓）
- 2 梁誠在番禺縣黃埔之祖居香蔭園及園內之福壽廳
- 3 梁誠留學美國時所參加菲力學院之壘球隊
- 4 初抵美京履任公使之梁誠（一九〇三年四月三日晚星報所載）
- 5 曾任湖廣總督策動收回興築粵漢鐵路各權益之張之洞
- 6 梁誠與梁敦彥等合影及費城世界博覽會中國館前與溥倫等合影
- 7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東美中國學生會職員
- 8 在巴黎之裕庚二女容齡德齡攝影
- 9 海牙萬國禁煙會議合影
- 10 自湖北調兵至四川鎮壓保路風潮之端方（石灣盜像）
- 11 遊美學務處首任總辦周自齊
- 12 遊美學務處第二任總辦顏惠慶及清華學校首任校長唐國安先生
- 13 清華大學正門及舊制高等科大樓
- 14 清華園內大禮堂與科學館體育館

15 清華大學圖書館正門與閱覽室之一部分

16 曾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之梁任公先生（啓超）及陳寅恪先生

17 曾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王靜安先生（國維）所書「明鈔本水經注跋尾」

18 清華大學校長梅月涵先生（貽琦）

英譯第一章..... 1—58

Contributions of Liang Chang, Late Ch'ing Minister in Washington, to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梁誠的出使美國

羅香林著

第一章 清末駐美公使梁誠在中美關係與教育發展上的貢獻

近世中美關係的發展，可從四方面來研究：其一就是從中美政府的外交關係的發展來研究；其二就是從中國人士的移居美國，或在美工作而入籍美國，與其在美的任務與貢獻和影響來研究；其三就是從曾在美國留學而返華工作或以中國官員身分派赴美國諸人士的貢獻與影響來研究；其四就是從美國來華傳教或任其他職務諸人士的貢獻與影響，和他們返美後的工作與發展等來研究。這四方面，又各有其相互的關係，故論中美關係發展史實的學術性探討，最好能從這四方面的發展，而為綜合性的研究；不然，則就某一方面，而為單獨的探討，於其他方面，則與有關人士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亦是不得已的辦法。

上述第三方面的研究對象，有一與近代中國學術教育的發展，關係特別鉅大的，那就是自容闈的

留美教育計劃，以至梁誠的交涉退回庚子賠款的多出部分，及以這項退款辦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與這些留美歸國學生在學術教育上一連串發展的史實，和容閱梁誠等與中華民國的創立直接間接的關係等。容閱的留美教育計劃，和他所遣送的一百二十名留美學生返國後的影響，容氏本人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以英文撰作的『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即徐鳳石和惲鐵樵合譯的『西學東漸記』（註一），已為提述。美國拉花爾固（*T. E. La Fargue*）於一九四二年所著的『中國早期之百名留美學生』（*China's First Hundred, 1942*）（註二），和我於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年）所出版的『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的第四章『最早自香港留學美國之容閱及其所提倡之洋務』一文（註三），與友人宋旭軒先生（暉）於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年）所著『旅美論叢』的『中國早期留美學生史略』一文（註四），也都曾加以闡述。我在香港大學中文系和珠海書院中國文史研究所，也曾鼓勵所指導的研究生，再就容閱的事蹟，為作更精的研究。（註五）。至於梁誠向美交涉退回庚子賠款的多出部分，和以這些退款遣送學生赴美留學，與辦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等史實，則雖在『滿華大學一覽』的『校史概略』（註六），和宋旭軒先生『旅美論叢』的『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與留美的新境界』一文（註七），與美國白山先生（*Walte Muir Whitehill*）於一九七二年所演講的『一個中國外交官梁誠的描述』（*Portrait of A Chinese Diplomat Sir Chentung Liang Cheng*）（註八），也都曾略加提述，但對梁氏交涉退回部分庚款的經過，和梁氏對中美關

係發展的貢獻與影響等，則尚未及細爲分析。這是因爲各種作品的重點不同，不是說他們對歷史發展的整體性研究，亦有所忽略的。

我以多年在港大中文系講授中國歷史，於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的史實，自不能不多爲闡釋。而梁氏晚年，曾住在香港，故對梁氏向美國交涉退回庚子賠款的超額部分，以遣送學生赴美留學的關係，亦自不能不連帶解釋。（註九）。近以承梁氏的公子梁世華先生，（註一〇），出示梁氏昔年出使美國時期的各種文件，如奏稿、函札、電報等，更足以印證梁氏在中美關係與教育發展上的貢獻。爰不揣淺陋，試就梁誠出使美國的關係，作爲綜合的闡發，還要請中外的博碩，多多指正。

二

在沒有闡述梁氏在交涉退回庚子賠款的多出部分，及清末民初此款辦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和梁氏對中美關係發展上的貢獻以前，須將梁氏的行實，先爲說明一下：

梁氏名誠，字震東，原名丕旭，廣東省番禺縣黃埔鄉人。生於清同治三年（甲子），即西元一八六四年。（註一一）。父堯階，業商，（註一二），母屈氏，平日極重視家庭教育，所以梁氏自小就努力向學。這時適有早期留美回國原籍廣東香山的容闈，倡議考選學生，派赴美國留學，即所謂留美教育計劃，得到清大臣曾國藩和李鴻章等的連名奏請，獲清廷准許，並以陳蘭彬爲監督，容氏爲副監

清末駐美公使梁誠在中美關係與教育發展上的貢獻

督，於上海香港等地考選學童，分爲四批，各三十名，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十二年（一八七三），十三年（一八七四），和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率領赴美。梁氏在第四批獲選，於光緒元年九月，抵達美國，時年十二歲，由監督派他進菲力學院（Philip's Academy, Amherst College）肄業。這四批留美學生，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被清廷藉故召回。（註一三）。梁氏返國，由納賞得主事職位，初任總理衙門章京，兼理電信和記錄等工作。（註一四）。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以候選縣丞資格，隨張蔭桓公使赴美，後升任使館參贊。（註一五）。二十三年（一八九七），隨張氏赴英，奉賀英女皇維多利亞（Victoria）登極六十年的慶典，返國獲授直隸候補道。（註一六）。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以八國聯軍事定，依辛丑和約，清廷須派專使赴德國謝罪，梁氏被命爲首席隨員，與專使醇親王載灃，同行赴德。梁氏以拒絕德皇威廉二世要醇親王行叩頭禮的苛刻待遇，很得英美輿論的贊許，改以鞠躬禮代替。（註一七）。至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三月，因前駐美日（日斯巴尼亞〔Espana〕即西班牙）祕等國公使伍廷芳，任期屆滿，清廷遂命梁氏以記名簡放道加三品卿銜的資格，繼伍氏爲出使美日和祕魯古巴等國的欽差大臣。（註一八）。所奏請留任和隨任的館員，都是一時難得的人選。（註一九）。在任四年，除處理一般的外交事務，和交涉退回庚款的多出部分外，更會特別奏請清廷，依照西法，創立紅十字會。（註二〇）。又以承辦粵漢鐵路的美國合興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私將公司底股的三分之二，售與比利時國公司，

湖廣總督張之洞以合興公司違背合約，力主廢棄前約，收回路權，幾經波折，乃密電梁氏，與美國有關方面，往返交涉，終因梁氏因應有方，得以贖回路權。（註二一）。又以墨西哥國因開發荒地和開鑛等工作，需大量工人，有名「齊梅爾孟洋行」的，在哈爾濱，用誘拐方法，招集契約傭工，又有名「南金山柏樓公司」的，亦進行在中國招集契約傭工，梁氏深悉此項契約傭工，即粵人所說的賣豬仔，乃是最不人道的，因詳函外務部，設法制止。（註二二）。又以清廷選派戴鴻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到達美國時，梁氏也會多方的協助他們的工作。因梁氏出使的成績卓越，所以在他返國的不久，即陞授頭品頂戴。（註二三）。會自美國合興公司收回主權的粵漢鐵路，其在湖北的部分，經決定歸為官辦，在湖南的部分，經決定官督商辦，廣東部分，則由梁慶桂黎國廉等，呈准粵督，歸為商辦，幾經爭持，而股東大會所舉定的總理羅寶臣，又不肯就職，董事局乃改請梁氏出任，（註二四），這也是事所必然的。但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清廷又命梁氏隨海軍考察團，出洋考察，頗受歐洲各國的重視。（註二五）。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清廷復命梁氏出為駐德國的公使。（註二六）。三年（一九一一），更以中國首席代表的身分，率同外務部主事唐國安、警官伍連德等，赴荷蘭海牙，出席萬國禁煙會議。（註二七）。民國成立後，梁氏乃由德國，交卸返國。初居黃埔的香蔭園，旋以地方不靖，乃移居香港羅便臣道的三十三號。那時，梁氏的友好如著名的唐紹儀和在他手下做過參贊的周自齊等，都已在中華民國擔任要職，會力邀梁氏再出任事，但他卻不願意，這是民國的

一種損失；尤其不幸的，就是梁氏以患癩疾的關係，曾一度赴日本，施用手術，終以不治，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在港寓去世，享壽僅虛齡五十四歲，（註二八），這是非常可惜的。

三

梁氏雖以外交長才，見稱於世，（註二九），但因他曾受容閔的影響，其做事的用意，則每傾向於教育的發展，這觀於他自中國動程赴美就任公使的時候，除率領所調用的人員外，並偕同赴美留學的學生多至二十六人，就可知他對教育與人才的重視了。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八）十二月，東西美中國學生會所編印的美洲留學報告，載『東美中國學生會紀事』，其『光緒三十一年第一次大會始末記』說：

『當五六載以前，中國士子留學美國者，蓋不多觀，而東美尤絕無而僅有。……至二十九年春，梁公使震東，奉使是邦，同行學生有二十六人之多。又是歲，湖北派官費生七人來留學於東美各省。……此後自費學生，接踵而來，廣東所派官費生繼至，西美大學畢業生亦多入東方大學，作更上一層之想，人才蔚起，識者早知東美學生發達之期，已不遠矣。』

這可知梁氏所偕赴美國東部留學的學生，是有引導作用的。而梁氏到美國後，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三月初八日所發出報告接任情況的奏疏，（註三〇），也特別的提到游學生的關係。那奏疏說：

『奏爲恭報微臣抵美接印日期，專摺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二月初一日由香港率同隨帶人員，乘坐美國公司高麗輪船航海，業將起程日期奏報在案。初六初八等日，經日本長崎神戶，初十日至橫濱，晤日本使臣蔡鈞，留學生監督臣汪大燮，詢知寓日商民均稱安謐，游學生徒近日悉遵約束，堪以上慰宸廑。二十二日道出檀香山。二十九日舟泊金山。三月初二日改乘火車，道經詩家谷等埠，所至之處，華民夾道觀瞻，紳董歡迎車下。臣當即剴切曉諭，國家遠派使臣，原爲保護商民而設。現在中國，政治更新，冀臻上理。深願爾等，各安本業，毋涉歧趨。士子讀書勵行，勉爲朝廷有用之才，工商率矩循規，無忘父母故邦之誼。並將宮廷德意，廣爲宣布。聞者歡欣鼓舞，咸感皇仁。初六日行抵美都，初八日准代辦使臣沈桐、委員賚送出使大臣銅質關防，並文案卷宗等件前來，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任事。伏念臣樗散庸材，嶺南下士，前者屢承簡命，贊使殊方，茲復渥荷恩綸，乘輅西海。查美邦爲幼學舊游之地，風土素諳，使臣切駢征靡及之懷，諮諏宜廣。臣惟有恪遵聖訓，聯絡邦交，通下情以恤商艱，據公法以崇國體，如有重要事件，當隨時咨商外務部暨南北洋大臣，詳審機宜，庶臻妥協，以仰副聖主懷柔之至意。所有微臣行抵美都接印日期，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其中所謂『詢知……游學生徒近日悉遵約束，』『士子讀書勵行，勉爲朝廷有用之才，』和『查美邦

爲幼學舊游之地，風土素諳。』都與『興學育才』的用意，多少有點關係。

正因梁氏重視教育，所以對在美留學的官費生和自費生，無不特別愛護。當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七月二十八日東美中國學生會於麻省愛姆司村（Amherst, Mass.）農務大學的博物館舉行大會時，他即特派參贊周自齊，出席演說，並代達梁氏的意見，說：『歷見各生，功課日上，互相勉勵，堪爲中國前途賀。』並囑各留學生：『宜以愛惜身體，保重名譽，作座右銘。』又說：『學問爲己，非爲人，己者即國家之謂也。』（註三一）。大會完了後，各留學生如王龍佑、（註三二）、王麟閣、沈頌清、林葆恆等凡三十餘人，同赴梁氏所設的茶會。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的七月一日至五日，這東美中國學生會於同一地點舉行第二次的大會，預派專員顧維鈞（註三三）、王景春等二十人，分理大會的事務。這次大會，除討論會務外，並有演說比賽和體育比賽，梁氏親自出席，致詞二次，並爲演說比賽的裁判員。（註三四）。這就可知梁氏與留美學生的關係了。

但梁氏對中國的學術教育最大的貢獻，還是在與美國政府交涉退回超額的庚子賠款。原來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美外長海約翰（John Hay）會透露美國所收的庚子賠款本屬過多，梁氏遂一面向美國當局商請依實減定，以餘款退回中國，一面則密商外務部，建議以此款爲興學育才的運用。（註三五）。雖中間以收回粵漢鐵路的主權與美國合興公司交涉廢約等事，曾受拖延，然梁氏志不少衰，不斷進行，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五月，終以獲得美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的應允。梁氏於是年的五月初八日特上奏清廷，報告一切。（註三六）。那奏疏說：

『奏爲美國政府允願減收辛丑賠款數目，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查辛丑和約各國賠款，美國原派美金二十四兆四十四萬七百七十八圓八角一分，按年息四釐計，三十九年共利息美金二十八兆九十一萬七百七十三圓三角四分，分年攤還，本利兩項，遞爲增減，統計本息共美金五十三兆五十五萬一千五百五十一圓一角五分，歷經按表如期交付在案。臣抵美後，訪聞該國所用海陸軍費及商民教會撫卹各項，實不及額派之半，因商承外務部指示辦法，與前外部大臣海約翰，婉切磋商，動以大義，感以邦交。海爲達其總統，特開內閣會議，頗有減收之意。旋值日俄有事，海約翰出缺，未及議行。而工約期滿，抵制勢張，異議囂然，事幾中變，駐京美使柔克義，亦以礙難速辦等詞向外務部聲告。本年春間，臣復迭晤外部，重申前說。三月初旬，總統邀臣午飯，乘間催訂，當承允諾，越十餘日，總統以臣將歸國，特約期與外部大臣面定辦法。旋以海陸軍部冊報支費數目過鉅，往返磋商，切實核減。於五月初五日接外部大臣路提文稱，公私支卹各項，核實計算，不過美金十一兆六十五萬五千四百九十二圓六角九分，奉總統諭，即飭國會授權將中國還款原議更正，照數減收等情。臣竊維辛丑賠款，各國所開總數至四百五十兆兩之多，本利併計千有餘兆，冒報浮開，實所不免，然事圖完璧，深恐徒託空言，而勢等連鷄，尤難責之一國，乃美總統外部，一經剴切剖陳，即能翻然迎合。時閱三年，

屢經波折，卒能力排羣議，慨踐然諾，既有正式照會交來，作爲允願實據，並允飭行國會授權，更正原議，其爲出於至誠，確有把握，自無疑義。計所減讓，本利共計美金二十七兆九十二萬餘圓，約合華銀三十三兆五十萬兩有奇。當此財政支絀，省一分之出款，即裕一分之國用，即紓一分之民力，未嘗不無小補。而各國聞此舉動，爭相勸勉，次第減收，亦在意計之中，是皆我皇太后皇上交鄰有道，德業覃敷，故能感格至神，至於如此。而美總統趨慕義聲，顧全睦誼，能人之所不能，以立各邦矜式，亦實有足多者。除由電馳奏，並譯錄來文，咨呈外務部備核計，所有美國政府允願減收賠款緣由，理合恭摺縷晰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而梁氏於離美返國前，亦曾對往訪的紐約時報記者，報告美國答應減收賠款的經過。那年八月二十三日，即一九〇七年九月三十日，香港的中國日報，曾於專件欄譯載該文，（註三七），使我國一般民衆，都知道美國退回賠款多出部分的情況。那專件所載『鳥約泰晤士報紀美國減收清國賠款事』說：『西六月間鳥約泰晤士報館訪事人，就梁誠叩問美國允減收清賠款事之顛末。梁使曰：于余將解任回國之際，接到貴外部照會，聲明貴總統定於議院再集時，將減收清國賠款之事提出，此固我清國全體所歡迎之事，而亦予之私幸也。余承吾政府之訓令，而爲此交涉，非兩國之互敦睦誼，及貴國之一秉大公，曷能臻此？功不在余，而竟使余將覩其成，或亦貴政府有鑒于余之

愚忠，而使余歸朝述職之時，不至乏善足告乎？此事之緣起，係我國政府命予商請貴國政府將辛丑條約所載賠款，暫改收銀，因該約所載賠款數目之金用銀，欲求公允，尚須重議也。訪事人問曰：貴公使以當日所定賠款爲逾分乎？梁曰：據外部大臣路提氏言：各種須賠之款，經伊飭重加勘算後，十一密林之數，已爲至鉅，蓋昔年訂約，適值沸騰之會，賠款數目，未能細心查考，若夫金銀互換之價，隨泉市爲漲落，則該約未經載明也。吾政府夙稔貴國將于清國之交涉，以正義爲心，故命余以此事商之。余奉命後，即訪外部大臣海約翰氏，然未嘗不兢兢於事之維艱，而深恐吾不能善將吾政府之命也。海氏答曰：余恐美政府不能商議此事，然必言之於總統，及于閣議時提出。翌數日閣議後，予再訪海氏，海氏曰：總統及內閣諸大臣，均以爲收銀之說，難以照行，緣此事必經由議會，以下民意之趨向，而議會不能不按條約之所載，及民之要求，而特爲讓與。……及後余又建議曰：如貴政府能將賠款數目重加勘算，則總統可以深喻吾政府商請之爲公正，如能行此，實足表明美國之素持公道，幾經籌議之後，而余得減收賠款之法。海氏聞之大悟，謂當以此法言之總統，並告予曰：事之若此，當做得到也。予因電告吾政府，隨接政府訓令，詳示辦法。厥後海氏逝世，今外部大臣路提氏繼之，值日俄戰爭，事遂暫擱，然海氏之言，已登之紀載矣。……潔姆司博覽會行開會式時，總統蒞會，各國外交官咸集，總統趨前執予手而言曰：予之良友，此何故哉？予聞爾已內召矣。予對曰：予歸

國或有足報効予國家之處，而美國將見余于兩國商務關係益求其親切也。余奉使貴都，獲親聞美國政府之理想，益予非淺，實所深幸。總統于是道其殷殷惜別之意。余遂請總統賜假一談減收賠款之事。總統曰：此爲余友海約翰所最關心之事，余必使爾首得機會。……予乃更請總統定期，且邀外部大臣路提氏在座。總統乃定日在其辦公室會談，屆時予前往，而路提氏已在座相候矣。蓋路提氏已飭將各種賠款之要求，重加勘算。據云十一密林之數，已屬至巨，可將原定中國賠款減二十七密林焉。總統命海陸兩大臣復將軍費核實計算，往返數四，卒照路提氏之原議，定爲十一密林。前日予接到路提氏照會，聲明此事，此貴國允減收吾國償款之巔末也。』

這就可知梁氏對於交涉退回超額部分的庚子賠款，真是成功匪易了，其所以爲外交界與教育界所特別重視，也就在此。

四

經梁氏交涉退回的超額部分的庚子賠款，總數約爲美金二十七兆九十二萬多圓，約合華銀三十三兆五十萬兩有奇，即三千三百五十萬兩有奇。自宣統元年（一九〇九）起按年退款，初期每年約得退款華銀一百六十萬圓左右。清外務部與駐北京美使，商定派遣學生赴美留學，外務部乃與學部會同奏

請設立游美學務處，總司考選學生，遣送出洋，與調查稽核等事，並附設肄業館一所，選取學生，入館預習，擇其學行優良，資質純篤的，依時送往美國留學。（註三八）。那年（一九〇九）六月，游美學務處正式成立，因駐美使館參贊周自齊，先已隨同梁氏，與美國政府交涉退款，和商議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事宜，所以外務部即命他為學務處督辦，並以唐國安范源濂為會辦。游美學務處成立的初期，先在北京東城侯位胡同，賃屋辦公，接着又遷至史家胡同，（註三九），屋宇既隘，時期又迫，那年七月第一次所考取的游美學生凡四十七人，無法先在肄業館肄習，乃於那年的十月，逕行送赴美國留學。（註四〇）。各學生的姓名年歲籍貫和原肄業的學校，據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八月二十九日第七百零四號的政治官報所載七月二十九日揭曉的公告，為：

『程義法，十八，江蘇吳縣，上海約翰。鄺煦堃，十七，廣東番禺，上海約翰。金濤，二十，浙江山陰，郵部實業。朱復，二十，江蘇嘉定，蘇省鐵路。唐悅良，十九，廣東香山，上海約翰。梅貽琦，十九，直隸天津，保定高等。羅惠僑，二十，浙江鄞縣，郵部實業。吳玉麟，二十，江蘇元和，郵部實業。范永增，二十，江蘇上海，郵部實業。魏文彬，二十，直隸密雲，北京匯文。賀榘慶，二十，江蘇丹陽，順天高等。張福良，十九，江蘇無錫，上海約翰。胡剛復，十七，江蘇無錫，上海震旦。邢契莘，十九，浙江嵊縣，直隸高等。王士杰，二十，浙江奉化，郵部實業。程義藻，二十，江蘇吳縣，上海約翰。謝兆基，十九，浙江烏程，上海約

翰。裘昌運，十九，江蘇無錫，東吳大學。李鳴蘇，十九，江蘇元和，郵部實業。陸寶淦，二十，江蘇常熟，江蘇游學豫備科。朱維傑，十八，江蘇南匯，上海南洋中學。楊永言，二十，江蘇嘉定，郵部實業。何杰，十九，廣東番禺，唐山鐵路。吳清度，二十，江蘇丹徒，郵部實業。徐佩璜，二十，江蘇震澤，郵部實業。王仁輔，二十，江蘇崑山，上海復旦公學。金邦正，十九，安徽黟縣，天津自立第一中學堂。戴濟，二十，江蘇吳縣，郵部實業。嚴家騷，二十，福建侯官，北洋水師官立學堂。秉志，二十，河南正藍駐防旗人，京師大學。陳焜，二十，廣東增城，唐山鐵路。張廷金，二十，江蘇金匱，郵部實業。陳慶堯，二十，浙江鎮海，郵部實業。盧景泰，十八，廣東順德，廣東嶺南。陳兆貞，十八，廣東番禺，上海同文館。袁鍾銓，二十，江蘇江寧，順天高等。徐承宗，十八，浙江慈谿，上海尚賢堂。方仁裕，二十，江蘇青浦，郵部實業。邱培涵，十九，浙江烏程，郵部實業。王健，十九，直隸大興，天津高等工業。高崙埏，二十，江蘇句容，金陵匯文書院。張準，二十，湖北枝江，湖北文普通中學。王長平，二十，山東泰安，北京匯文。曾昭權，十六，湖南湘鄉，復旦公學。王璉，十九，浙江黃巖，譯學館。李進隆，二十，湖南湘鄉，復旦公學。戴修駒，二十，湖南武陵，譯學館。』

以上所述原肄業學校，所謂『上海約翰』，就是『上海聖約翰書院』，所謂『郵部實業』，就是郵傳

部所設的『實業學堂』，也就是取錄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原肄業學校。

那年（一九〇九）的九月，並經請准以北京離西直門十五華里的清華園爲肄業館的校址，並以清華學校爲名，鳩工庀材，自建校舍。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七月，招考第二批留美學生，共七十餘名，卽於那年的八月，亦逕行送赴美國留學。據民國二十六年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辦公室編印的清華同學錄所載一九一〇年考選留美同學的姓名籍貫和在美所治的專學，爲：

王松海，江蘇丹徒，機械工程。王紹瀛，廣東南海，機械。王百雷，江蘇上海，化學工程。
王預，江蘇泗陽，農林機械。王鴻卓，河北天津，物理電機。毛文鍾，江蘇吳縣，鐵道運輸。
朱進，江蘇無錫，財政。朱籛，江蘇無錫，數學。成功一，江蘇江都，化學工程。何竣業，
江蘇嘉定，政治。李松濤，江蘇嘉定，教育行政。李彬，江蘇無錫，採鑛。李錫之，安徽合肥，機械。沈友，福建閩侯，機械。沈祖偉，浙江吳興，鐵道工程。沈溯明，浙江吳興，化學。
吳家高，江蘇吳縣，鐵道工程。周仁，江蘇江寧，機械。周厚坤，江蘇無錫，機械工程。
周象賢，浙江定海，衛生工程。周開基，江蘇吳縣，採鑛。周銘，江蘇泰興，化學。竺可楨，
浙江紹興，氣象、地理。易鼎新，湖南醴陵，電機。胡宣明，福建龍溪，醫。胡達，江蘇無錫，數理。胡適，安徽績溪，政治、哲學。胡憲生，江蘇無錫，森林。胡繼賢，廣東番禺，
政治、經濟。施鑿，江蘇吳縣，造船工程、機械工程。施贊元，浙江杭縣，醫。計大雄，江蘇

南匯，土木工程。何成懋，浙江平湖，化學工程、理論化學。徐尙，浙江定海，電機。徐然，浙江定海，教育學、社會學。徐墀，廣東台山，鐵道管理、財政。高崇德，山東棲霞，採鑛冶金。馬名海，河北濮陽，數學。孫恆，浙江杭縣，財政、銀行。席德炯，江蘇吳縣，採鑛。殷源之，安徽合肥，機械。張彭春，河北天津，教育。張謨實，浙江鄞縣，電機。張寶華，浙江平湖，工業化學。陳天驥，浙江海鹽，土木工程。陳伯莊，廣東番禺，化學工程、經濟。陳茂康，四川巴縣，電機機械。陳福習，福建閩侯，機械工程。陸元昌，江蘇武進，鐵道工程。莊俊，上海，建築。符宗朝，江蘇江都，機械。郭守純，廣東潮陽，農。許先申，貴州息烽，電機。程延慶，江蘇吳江，化學。程闡運，浙江紹興，文學。傅驥，四川巴縣，採鑛。過探先，江蘇無錫，農。區其偉，廣東新會，化學工程。楊維楨，四川新津，採鑛。楊錫仁，江蘇吳縣，電機、紡織。路敏行，江蘇宜興，化學工程。趙元任，江蘇武進，物理、哲學。劉寰偉，廣東台山，政治經濟、土木工程、軍事工程。馮湛溪，貴州織金，採鑛。鄭達宸，江蘇江陰，採鑛。鄧鴻宜，廣東順德，化學工程。錢崇樹，浙江海寧，植物學。霍炎昌，廣東南海，化學工程。鄭翼堃，廣東台山，採鑛。譚頌瀛，廣西蒼梧，鍊鋼、化學。」

當第二批留學生考取後，並選錄備取生七十餘名，編為高等科學生，派入清華學校肄習，規定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送赴美國留學。這年更招考大批學生，五分之一編入高等科，其餘編入中等科，各

分四年，高等科畢業後，派赴美國，可插入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註四一）。各留學生應專習何種科目，當時多數主張必須着重理工農商等應用學科，但亦准許少數學生選習文哲一類的學科；後來乃規定百分之七十須專習理工農礦商等應用學科，百分之三十得習文哲政法教育等學科，但亦有中途改變科目的。（註四二）。我們細看上述第二批逕行送美留學各生所專習的科目，也就可以得到印證了。

這游美學務處和所屬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總辦周自齊，不久因公須赴英國，會辦唐國安亦一度須赴歐美調查，周自齊乃推薦顏惠慶為代理總辦。（註四三）。那年（一九一一）的十月，武漢起義，全國響應，中華民國於翌年（一九一二）正月宣告成立。在那轉變期間，清華學校曾停頓了好幾個月，至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的春季，始告復校，乃裁撤游美學務處的組織，將其職權統交清華學校的校長處理，並以唐國安為首任校長。（註四四）。最初所派的留美學生，人數無多，財政自覺寬餘，因此對外則力謀擴充學額，對內則一面增加學生數目，一面則增加設備與建築。留美的學額，則除由本校畢業的學生全數派送外，復自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起，間年選派女生十名，自民國五年（一九一六）起，每年增派專科生十名，均由公開考試決定。此外又設有津貼生名額，凡在美國各大學本科二年級以上肄業的中國自費生，都可申請。在校學生，也逐年增加，中等高等兩科，學生最多時達六百六十餘人。建築方面，亦相繼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八年（一九一九）和九年（一九二

○)，增建了圖書館、體育館、和大禮堂。（註四五）。

但自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以後，留美學生的人數已日增加，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統計共有四百四十餘人，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更增至四百七十餘人，又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經濟變化，留美費用，因之驟增，雖然美國的退款，並未減少，但已感到入不敷出，不得不採取緊縮政策，而停送留美專科生和女生，並減招中等科的學生。又以國內的教育思潮，已趨向於學術獨立，清華學校的發展計劃，自亦不能不隨而改進，乃決定將留美學生的名額，逐漸減少，而將所樽節的款項，用以自辦永久性的大學。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即停招中等科學生，十三年（一九二四）並停招高等科學生。民國十四年（一九一五），乃將留美預備學校改制為獨立的大學，招收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並設立國學研究院。（註四六）。至十八年（一九二九）大學部第一屆與高等科的最後一屆同時畢業，此後清華大學各畢業生想赴美國留學的，則由大學當局，公開招考，與全國各大學畢業生，可一同報名應考，且名額有限，與以往派赴美國留學的，其性質已是完全不同了。

至清華的校長，以首任唐國安，在職不久，即不幸去世，由副校長周貽春，升為校長，清華的學風和重要的建築，多是在周氏任內完成的。周氏離校後，先後任校長的，有張煜全、羅忠詒、金邦正、曹雲祥、嚴鶴齡、溫應星等。由留美預備學校改制為獨立的大學，即是曹氏與教務長張彭春等所主張的。到了民國十七年（一八二八），國民政府統一全國，清華乃正式改為國立大學，並以羅家倫

爲校長。羅氏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二〇）五月離校，至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一月，國民政府乃任命曾任教務長多年即上述第一批留美學生的梅貽琦爲校長，而清華大學乃更得獲致他在學術教育上預期的發展。（註四七）。

五

趙爾巽等編撰的清史稿卷一百六十二邦交志四美利堅，關於美國退回庚子賠款超額部份的史實，雖未嘗提述梁氏交涉的經過，然對退回款項與教育的關係，則會略加說明。其文說：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拳匪作亂，各國聯軍入京。……明年和議成，議償款四百五十兆，美所分得償金三十二兆十三萬有奇，合美金二十四兆四十四萬餘圓，除給商人損失及海陸軍費外，尚有溢出數十二兆七十餘萬圓，美總統羅斯福向議院提議，溢出金仍還中國，助中國教育，以此款爲格致學生留美之用。議行牒中國，中國特遣專使唐紹儀，赴美申謝。』

可知當時以美國退回超額部分的庚款，選送學生赴美國攻讀應用學科的作用，是國人所熟知的，故邦交志的編撰人雖不會提述交涉人梁氏的名字，但對退款與教育的關係，則是無法不提的。

這次美國定議退回超額部分的庚款，就美國的財計來說，是一無所損，而其結果則獲得全美人民代表的議院的擁護，與中國政府與人民的好感。影響所及，更使其他參加義和團之役和受有賠款的國

家，也陸續的於發展教育運動下，將一部分的庚子賠款，退回中國。我們試看中比庚款委員會彙刊所載『比國庚子賠款退還之緣起及當時運動之經過與訂立協定之情形』，即可知其會受美國退款的影響。該文的頭一小段說：

『吾國庚子賠款，本由清季少數愚民仇教釀成，其數額居吾國歲入大部，恆九倍乃至十二倍於全國教育經費，以故文化不興，憂時之士，莫不視爲巨恥。……厥後美國自動退還其一部，創設清華學校及留美學生經費之用。迨至民國肇造，各國對我之評判一新，歐洲大戰，我國加入協約，友邦對之，尤深表好感，故歐戰期內，承認將賠款展緩五年。於時中外人士更有從事於退款興學之運動，法比兩國即先導也。中比退款運動，實導源於中比教育運動，而中比教育運動又中法教育運動之分支也。……』

中法中比有關人士的退款興學運動，曾受清末民初以美國退款遣送留美學生，與設置清華學校的影響，那是很明顯的。

梁氏在美交涉，退回了庚子賠款的多出部分，清外務部即以此退款，設立游美學務處，遣送學生赴美留學，與設立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終以演進爲清華大學，這在梁氏爲中國前途的發展與中美友誼的維繫而言，自是關係很大，然在梁氏個人的仕途而言，則適爲以後出處的一大關鍵。這是因爲梁氏於進行交涉以前，先會專函外務部，建議先爲定一原則，以此預期的退款，爲廣設學堂和派遣學生

赴美留學的使用。而當時繼榮祿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並權傾一時的袁世凱，則極想先以此款辦理路鑛，然後乃以路鑛餘利，拿來振飭學務。（註四十八）。梁氏最後交涉退款的結果，雖未曾提及退款用途的隻字，然觀清外務部於接受美國退款的一部分後，即進行設立游美學務處，以知梁氏於離美前，實未能依袁氏意見，與美國政府獲得先辦路鑛的默契。我們細看梁氏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三月四日、和八月二十五日，致外務部關於交涉退回賠款超額部分的二函，（註四十九），便可知其中的底蘊了。該第一函說：

「致外務部丞參，第六十六號。敬啟者：二月二十九日上美字六十五號函，計荷堂鑒。美國賠款商辦收回各節，經疊次函陳在案。……連日與柔（按爲新任駐華公使柔克義）及署外部等，商權辦法。柔言總統以爲此項賠款攤付之法，中國早經籌定，若果交還，不知是否攤還民間，抑或移作別用？誠答以交還不應得之賠款，貴國義聲足孚遐邇，減免之項，如何用法，則是我國內政，不能預爲宣告。柔謂總統並非有心干預，特欲略知貴國宗旨，以便措詞請求議院耳。誠維今日列強環伺，莫不覬我措施，定其應付，不有非常舉動，無由戢彼奸謀。今美總統所言，無論是否有心干涉，均應預爲之地，庶免爲彼所持，尤應明正其詞，庶彼心爲我折，似宜聲告美國政府，請將此項賠款歸回，以爲廣設學堂遣派游學之用。在美廷旣得歸款之義聲，又樂觀育才之盛舉，縱有少數議紳，或生異議，而詞旨光大，必受全國歡迎，此二千二百萬金圓

斷不致竟歸他人掌握矣。在我國以已出之資財，造無窮之才俊，利害損益，已適相反，況風聲所樹，薄海同欽，中興有基，莫或余侮，其爲益又豈可以尺寸計耶。……用敢縷晰上陳，敬請酌裁，迅賜訓示，俾得稟承一切，相機照會美外部辦理。……敬請均安。』

又第二函說：

『致外務部丞參，第八十二號。敬啟者：本月二十三日肅布美字第八十一號函，度承堂鑒。美廷議減賠款一事，前奉公函，以慰帥欲收此款，先辦路礦，以其餘利振飭學務，特囑相機因應。時值粵漢鐵路正議收回，美總統頗不適意，且恐有所牽掣，未曾再提前議。前日晤談，漸及此事，總統力允俟議院開會，一併交議。且謂去年海大臣曾有此說，海雖不幸去世，自當勉竟其志。外部路提辦事宗旨與海相同，貴大臣與彼商議，必能接洽，至於議院是否同情，則非我所敢知等語。誠查路提，人甚公正，頗能維持大局，……俟晤面時再與商訂辦法，務使議院於減收之款作何支用，任由我國自決，不令稍沾跡象，仍一面運動議紳報館，發論贊成，以期決可。……敬請均安。』

所謂『慰帥』，即指『字慰庭』的袁氏。正因退款的用途，終未能依袁氏的意見，而交涉達成，所以梁氏自美回國後，雖清廷會給予『頭品頂戴』的榮譽，而實際則未爲適當安排，梁氏只能先返廣東暫任粵漢鐵路公司的總理，到了溥儀即位爲帝，改元宣統，由其父醇親王載灃（即梁氏曾隨其赴德謝

罪的專使載灃攝政，命袁氏告退，梁氏乃再受命為駐德公使。到了武漢起義，清廷不得已以袁氏為內閣總理，意在使他能壓抑革命諸軍，不料因而引致清帝退位，袁氏得繼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民國總統。這時梁氏雖經唐紹儀等邀請再出，然自知與袁氏早既疏隔，終以不願再出。這自中華民國的初期來說，誠然是失去一位外交的長才，然梁氏不因袁氏的囑意，而改變對退款交涉的宗旨，則使我們更加覺得梁氏在文化教育上與中美友好關係上的貢獻，為更可敬佩。

附 註

- 〔註一〕容闕 (Yung Wing) 用英文撰作的「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敘述至戊戌政變後，他本人由北京避至上海，再避至香港，和曾赴臺灣考察等事，至一九〇一年為止。一九〇二年他再赴美國以後的情況，則未見敘述，但序文則署「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作於哈福德市阿提活街的十六號」(16 Atwood St. Hartford)。而於同年出版於紐約亨利荷爾德公司 (Henry Holt and Company)。至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始有徐鳳石和憚鐵樵合譯的中文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署名「西學東漸記」。
- 〔註二〕見拉花爾固 (T. E. La Fargue) 著「中國早期之百名留美學生」(China's First Hundred, 1942) 第二章「先驅者之容闕」(Yung Wing, The Forerunner)。

- 〔註三〕我於民國四十年十一月八日，首於香港新亞書院文化講座演講「容闕與中西文化之交流」(載孫鼎宸編新亞書院文化講座錄)，不久復將講稿改寫為「容闕與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啓發」一論文，發表於民國四十五

清末駐美公使梁誠在中美關係與教育發展上的貢獻